

汉画像石树形 图像的艺术特 色与价值研究

王志刚 臧之筠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汉画像石中的树形图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7YJC760111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画像石中的树形图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2016SJBT60096

江苏理工学院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品牌视觉形象塑造中传统图形的应用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KY15511



海外借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E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HANHUAXIANGSHI SHUXING TUXIANG
DE YISHU TESE YU JIAZHI YANJIU

汉画像石树形 图像的艺术特 色与价值研究

王志刚 臧之筠 著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的艺术特色与价值研究 / 王志刚, 臧之筠著.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681-3929-8

I. ①汉… II. ①王…②臧… III. ①画像石—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101 号

☐ 策划编辑: 王春彦

☐ 责任编辑: 卢永康

☐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 责任校对: 贾明娟

☐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84568036

传真: 0431-84568036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bs@mail.jl.cn

河北优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帧排版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幅画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3.5 字数: 250 千

定价: 47.00 元

前言

汉画像石是汉代出土存量最丰富的文化遗存，也是中国美术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形式。汉画像石、画像砖作为建筑构件，由于建筑的开放性与实用性及装饰图像的艺术性，往往会对观者形成视觉冲击力。汉画像石依靠自身的视觉造型，在图像的“垂示后嗣”的过程中完成了思想“万世不亡”的艺术功用。汉代的艺术是综合整体的，常通过图像进行表达，通过技法、样式、色彩表现，创造出生动的视觉形象，以造型艺术的图像形式来感动观者。汉画像石是完美的汉代艺术，通过图像形式集中呈现，人们对其审美认识与思维在当时就已经展开。

画像石所描绘的扑朔迷离的宇宙世界，莽莽苍苍，横无际涯，具有一种荡人心魄的巨大震撼力。这种深沉雄大的艺术气魄，是时代的产物。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宽阔历史舞台上，各类生机勃勃的英雄人物应时而出，上演了一幕幕足以令后世感叹唏嘘的慷慨雄壮的历史剧。汉画像石就是从这片沃土上生长出的一株艺术奇葩。作为典型的丧葬艺术，它表现的主题是生者祭祀、悼念死者的永恒悲剧题材。但在艺术表现上，汉画像石并没有将死亡描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而是充满了对未来、对生命的乐观与渴望。就这一点来说，汉画像石称得上是古典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一方面，它作为丧葬艺术，必须正视和尊重社会礼制和风俗，把当时祭祀祖先的场面加以提炼加工，尽可能准确、真实而又细致地描绘出来；另一方面，它又力图表现人们对生命战胜死亡的渴望。将个人的生死放到宇宙世界的永恒变化中去进行表现，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命题。用远古神话去描绘宇宙世界，使汉画像石不仅具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魅力，而且充溢着一股朴野古拙的力量。

从汉画像石的思想内容看，人世与鬼神杂糅，精华与糟粕参半。汉画像石既然是大小统治者丧葬建筑的装饰画，当然带有封建的思想糟粕；但由于是劳动人民所

创造，其中一定凝聚着反抗和不平。对“祠庙祭祖图”和“孔子见老子”等历史故事画像以及祥瑞图，尽管那些民间雕刻艺术家力图认真而准确地进行描绘，那冰冷的感情却通过雕刀凝固在画像上。这类图像从早到晚，构图永远是一个模式，各类祥瑞如静物一般僵死地摆在画面上，人物的身姿神态也始终是一个模样，既缺少变化，又没有动感，仿佛永远在简单地模仿、照抄。显然，那些民间雕刻艺术家对这类内容毫不关心。但他们毕竟是热爱生活的，一进入他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题材，手中的雕刀立刻将生命和活力注入作品中。

从考古发现看，汉画像石是发现最多、数量最大，也是画像内容最为丰富的汉代美术作品群。在二百余年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汉画像石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使它不仅成为汉以前中国古典美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以后的美术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由汉画像石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汉代绘画艺术原则，为汉以后的墓室壁画，特别是中国画所继承。其中，上远下近散点透视构图法成为中国画的标准透视构图模式，而填白也成为中国中世纪绘画的主要构图原则。魏晋以后，随着犍陀罗佛教造型艺术的传入，中国的石刻艺术走向了新的发展方向。从在中国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来说，汉画像石是一座巍然屹立的艺术丰碑。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是汉画像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画像石的各类题材中都可以看到树形图像的影子。本书主要将汉画像石中的树形图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树形图像的艺术特色及价值。

本书共分为十一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从汉画像石的定义、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等方面对汉画像石做了整体概述；第二章至第四章在前一章基础之上研究了汉画像石的营造規制及艺术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与价值；第五章、第六章重点对汉画像石图像的意义、结构、造型艺术及美学特征等方面进行翔实探究；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在前几章对汉画像石整体有了翔实了解的基础之上，着重探讨汉画像石树形图像的符号解析、艺术特色及价值分析等。

在本书撰写期间，得到很多前辈给予的精神上的支持和专业上的指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于汉画像石树形符号的研究是笔者不懈追求的，尽管本书成书过程中笔者付出了诸多心血和努力，但由于此书内容涉及面广，且个人观点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书中仍存在不妥和疏漏之处，谨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汉画像石概述 / 001

第一节 汉画像石的定义 / 003

第二节 汉画像石研究任务 / 004

第三节 汉画像石研究对象 / 009

第四节 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016

第五节 汉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和产生的社会背景 / 019

第二章 汉画像石的营造規制 / 027

第一节 汉画像石的选材 / 027

第二节 汉画像石的雕刻种类 / 032

第三节 汉画像石的彩绘 / 037

第三章 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手法 / 045

第一节 汉画像石的制作过程 / 045

第二节 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 / 048

第三节 汉画像石的构图方式 / 052

第四节 汉画像石的画像题材分类 / 058

第四章 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和价值 / 065

第一节 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 / 065

第二节 汉画像石的艺术成就 / 071

第三节 汉画像石与汉代人的精神特质 / 076

第四节 汉画像石的灵魂信仰和象征艺术 / 080

第五章 汉画像石图像及意义 / 084

第一节 汉画像石图式衍变 / 084

第二节 汉画像石图像构成元素的表现形式 / 089

第三节 汉画像石图像的形态特色 / 092

第四节 汉画像石图像结构 / 097

第六章 汉画像石图像艺术研究 / 105

第一节 汉画像石祥瑞图像的发生探析 / 105

第二节 汉画像石图像的空间透视 / 113

第三节 汉画像石图像装饰艺术 / 117

第四节 汉画像石图像造型艺术 / 121

第七章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解析 / 125

第一节 汉画像石中树形图像产生的渊源 / 125

第二节 汉画像石中树形图像解析 / 129

第三节 先秦与汉代的神树崇拜观念 / 136

第四节 汉画像石中神树的种类及造型 / 139

第八章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的造型艺术与美学特征 / 143

第一节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造型艺术 / 143

第二节 汉画像石中树形图像的美学特征 / 149

第三节 汉画像石中树形图像与中国山水画 / 152

第九章 汉画像石中树形图像的时代特征 / 158

第一节 早期画像石中树形图像的几何形特征 / 158

第二节 中期画像石中树形图像的装饰性特征 / 160

第三节 晚期画像石中树形图像的写实性特征 / 163

第十章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艺术特色与价值 / 165

第一节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的象征意义 / 165

第二节 汉代神树图像主要模式和艺术分析 / 171

第三节 神树符号的宇宙论意义 / 176

第四节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 181

第五节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的档案学价值 / 188

第十一章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对现代设计的价值 / 193

第一节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对现代设计的理论价值 / 193

第二节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在现代设计中应用法则 / 196

第三节 汉画像石树形图像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 199

参考文献 / 207

第一章 汉画像石概述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政治方面，汉王朝探索并逐步健全了与这种政治体制相配套的各种制度；经济方面，土地私有制与商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小农经济成为国家稳定的赋税来源，官僚、豪族、富商的经济实力增强；思想文化方面，汉初七十年改用“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治理天下，但也带来了种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汉朝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刚柔有节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汉朝产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结合在一起的生机勃勃、恢宏伟岸的汉文化。汉代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它奠定了中华文化坚实的根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精神，长期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汉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极尽铺张的汉赋、空前绝后的宫殿、深沉雄大的汉画像石在这个时代产生。

汉朝开拓进取，活力四射。建功立业、求富逐利，是汉代社会民众的常有心态。汉画像石构成的天上、仙境、人间、冥界图像世界，纵横驰骋，神游八荒，具有开阔的胸襟与磅礴的气势。

汉画像石的想象力与表现力极其丰富。例如，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西方昆仑山西王母与东方蓬莱神话的结合，便是新时代文化交融的产物。而祖先的墓葬往往负载着子孙后代的深厚期望，墓中的画像将墓主人未竟的心愿与生者的所有期盼都变为“现实”，去表现生死这一永恒主题。对此，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汉画像石“把神话—历史—现实打成一片，以雄强古拙的气势和力量表现了人征服占有外部世界的胜利和乐观精神”。同时，汉画像石所反映的艺术精神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人的伦理道德精神的崇高性，反对人的兽性化，反对一切残忍的反人道的行为。儒家人道主义精神在汉代继续保持和流传下来，终于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朝气蓬勃的汉文化精神。

工艺设计文化产生于劳动实践，工艺美术是其中一种呈现形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由结合到疏离的过程对工艺美术并未造成大的冲击。张道一认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化出来之后，原来的兼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工艺美术并没有分解。其延续长达数千年乃至上万年，并且逐渐扩大着自己的领域，品类越来越多，同人民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状态

各自都有具体的分化演变。在造型领域,物质文化可分为生产用品工艺与生活用品工艺,精神文化也有民间美术、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宗教美术的分类。在其绵延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的工艺美术,由于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本身分化不明显,但精神文化的艺术形式分类逐渐清晰,同时,兼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点的艺术形式也在出现。汉画像石本身即为建筑构件,图像雕刻与彩绘为建筑装饰,这些建筑技术属于物质文化范畴;图像内容则表达汉人的理想与希冀,反映精神文化追求。它们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为一体,是工艺设计文化在汉代的具体反映。汉画像石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形式为我们展现出汉代“深沉雄大”的大千世界,标志着工艺设计文化的空前繁荣,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汉画像石的工艺设计文化特点,在墓葬与建筑艺术中逐步发展:一是建筑、雕刻、绘画的综合性。二是画面载体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三是画面题材的丰富性。工艺设计文化在汉代空前繁荣,汉画像石的发展状态充分显示出工艺设计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图1-1 汉画像石拓片)

汉画像石艺术保持着与原始艺术的联系,从远古的岩画、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商周的青铜器到先秦楚地的漆器,再到汉画像石神秘飞动、博大精深的艺术形式,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轨迹。就汉画像石的整体而言,深沉雄大是其共性特点,但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风格凝重,南阳区隽秀,四川区奇丽,陕北区古拙,具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丰富多彩的汉画像石艺术形式凸显着汉代艺术的生动性,展示着中国艺术在汉代取得的巨大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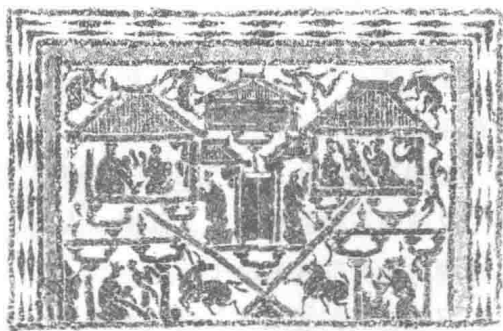


图1-1 汉画像石拓片

汉画像石数量大,艺术表现力强。其画面组合方式与内容因时间、地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它们往往以线条流动之美组织人物衣褶,构成全幅生动的画面。汉画像石中生动多变的画面、深邃浪漫的意境、飞动流放的线条成一体特殊风格,非唐代作品所能企及。同时,汉画像石、画像砖确立了或横或竖的长条幅的中国画款式。构图方式上,一幅画面有律动性情节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建筑装饰形式。汉画像石、画像砖的表现方法均对后世的中国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章主要分五小节对汉画像石进行概述,主要涉及汉画像石的定义,汉画像石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汉画像石的发展和研究简史,以及汉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和产生的社会背景。

通过第一章的讲解，希望读者对汉画像石有一个通体的概念，起到一个入门引导的作用。

第一节 汉画像石的定义

一、汉画像石的界定

汉画像石就是在墓室、祠堂、门阙等建筑上表现一定情节的石刻壁画。汉代人称画像石为“雕画”，而“画像”一词来源于宋代的金石学著作，如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及洪适的《隶释》《隶续》等书中就多次使用此词，沿用至今。它是跨越建筑、雕塑和版画的综合艺术形式，原本像壁画一样勾色涂彩，但大部分因时间久远都脱落了。可见那时的雕与画是不分的。其制作程序是画工在打制好的石面上勾勒底稿，然后由石匠按画稿雕刻，最后再由画工上色，便算完成。其中孕育的绘画形式即将脱离依附的建筑。

二、汉画像石的类型

汉画像石艺术主要出现在以下几种环境中，简要归纳如下。

（一）墓室

墓室画像石就是在地下墓室中刻画图像，墓葬的规模与墓主生前的官衔及财富成正比。在发现的总数量上，这类画像石占绝大部分。墓室建筑用材有全石材、砖石混构两种。有的墓中几乎所有石材上都有画像，有的是大部分石材上有画像，有的则只是在墓门的门扉、门框、横额等显要部位有画像。

（二）祠堂

祠堂主要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在汉代，常在墓室旁建立祠堂以祭祀墓主人。这种祠堂是地面上的一种小石屋，用数块石板搭成，祠堂内多刻画彰显墓主功德或教化子孙的题材。由于石板的材质坚固，因此一些石祠堂保留下来了，如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祠，山东长清区的孝堂山石祠。

（三）门阙

阙是我国古代设置在城垣、宫殿、陵园、祠庙等建筑大门两侧的高层建筑物，因此又称之“门阙”。从史书或图片上都可以看到其身影，是汉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阙可分为土木结构和石结构两种，留存于世的多为石

阙。如今我们见到的多为汉代墓葬前的石阙，常立于大型墓冢前，以示墓主人的地位和气派。

（四）石棺

商周时期石棺画像便有了，但至汉代发展兴盛。厚葬之风的盛行将巴蜀地区的石棺雕刻艺术推到了一个高峰。考古证明，四川不但崖墓众多，石棺也众多，发现有画像的石棺近百具。

（五）摩崖

摩崖雕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我国的内蒙古、新疆等地都有发现，是在山崖上进行雕刻，有题字、摩崖造像、岩画等。其中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摩崖画像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它是汉代唯一一处佛教道教造像群，也是唯一一处与丧葬没有直接关系的画像石。

（六）崖墓

崖墓就是建在悬崖上的墓室。古人常在高山上开凿山洞以安置遗体，此种丧葬方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普遍。崖墓画像就是在磨平的石壁上雕画的艺术形式，它与墓室画像石特点相似。四川因多山，崖墓形式较常采用，且成为一大特色。

第二节 汉画像石研究任务

汉画像石所反映的是汉代的民风、民俗、民情，其内容主要为墓主生前生活的写照，但也有对死后生活的企盼，是汉代中下层人士的遗存。汉画像石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它的产生是由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思想观念及因地制宜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关于汉画的描述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魏晋时期，酈道元的《水经注》、戴延之的《西征记》，对山东一些地方的汉画像石做了记载；宋代洪适的《隶释》、赵明诚的《金石录》《隶续》中也有关于孝堂山、武氏祠汉画像石的著录；清代金石学勃兴，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武氏祠汉画像石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汉画像石研究的先河，著录研究日增；一百年后，汉画像石拓片传到西方，西方亦开始了汉画的研究。

汉画像石日渐为世人所关注始于清朝末年。在山东，主要表现在对嘉祥武氏祠画像石的研究上；在徐州，张伯英收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汉画像石；在四川，1914年对汉代崖墓、石阙及其画像的调查，肇四川汉画像石研究之端。在南阳，《南阳汉画像集》《南阳汉画像汇存》两部图录相继刊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汉画像石的研究有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科学的研究资料日渐增多，对汉画像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一时期的沂南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是汉画像石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汉画像石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不但众多的考古报告见诸文字，许多图录相继出版，一些研究文章和论著也可以发表。据不完全统计，1976 ~ 1995 年发表的有关汉画像石方面的发掘报告、论述、考释等文章就有 660 多篇，出版图录 20 多册，专著近 20 部（以上不包括国外发表的论著）。回顾汉画像石的研究历程，我们在看到研究不断深入、成果辈出的同时，对其研究任务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探知。

一、对汉画像石的社会定位的考证与研究

汉画像石研究从其产生到消失，从内容到形式，从墓葬到画面等，几乎涵盖了汉画像石的方方面面。但鲜有人提出汉画像石的社会定位问题，即它是汉代社会哪一个阶层的遗存，这是很有必要的。有人认为汉画像石墓是官僚、贵族特有的墓葬，还有的认为墓主人的身份在上到诸侯王、下到二千石的郡守之间。笔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汉画像石应是汉代中下层人群的遗存，它所反映的是民间、民俗的东西。

在迄今发现的用画像石做建筑材料的汉代地上、地下建筑中，没有一座建筑主人的身份在列侯或二千石以上。陕北汉画像石墓，从其纪年刻石看，墓主人有羽林、盐官、校尉、太守、长史、令、尉、丞、椽等，多为边将、府吏、地方豪富，未见贵族、王侯。罗伟在对全国各大区域出土的汉画像石墓进行统计后得出，中小型汉画像石占总数的 2/3，但实际比例还要大，要占到 3/4 或 4/5 左右。因为许多小型汉画像石墓发掘后由于材料很少，没有形成报告公布。在考古调查中，我们曾发现一些汉墓群中有一两块带简单文饰汉画像石的小墓多座。在几个出土汉画像石的主要地区，没有发现一座汉画像石墓的墓主是王侯级的，即使发现的王侯墓也没有一座是用汉画像石的。王侯贵族等上层统治阶级用的多为“黄肠题凑”墓，或具有“黄肠题凑”的石结构墓，但石材上不刻画。徐州地区迄今已发掘清理了 50 座汉画像石墓，张道一认为中小型为多，墓主人没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50 座墓中，出铜缕玉衣的有两座，即睢宁九女墩汉画像石墓和拉犁山汉墓 M1。李银德推测这两座墓的主人身份是列侯、大贵人或长公主，但并未把僭越因素算在内。即使推论成立，这类墓也只占徐州发现的汉画像石墓的 4%。两千石以下官吏的墓葬有 6 座，占总数的 12%。其余的 40 多座汉画像石墓的墓主人为商贾巨富和一般平民，占徐州发现汉画像石墓的 80% 以上。全国现存有 20 多处汉阙，官职最高的也不过二千石，如四川雅安的高颐阙、山东嘉祥的武氏阙等。山东、南阳能证明墓主人身份为二千石的汉

画像石墓在发现的此类墓中占的比例也很小，表明汉代王侯贵族这些上层统治阶级在葬制中不存在使用石刻画像的传统。

综上所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即汉画石刻是民间民俗的产物，其画面内容反映的也是当时的民俗、民风、民情。这就是对汉画像石科学的社会定位（如图 1-2 和图 1-3）。



图 1-2 汉画像石拓片 车马出行图



图 1-3 汉画像石拓片 纺织图

研究文物主要靠历史文献，汉画像石也不例外。既然汉画像石是民间、民俗的产物，我们在研究它时就应从这一点切入，以民俗的眼光来看待它，从民间、民俗的史料中、从现行的民俗民风中去寻找依据。在过去，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汉画像石时往往到官修的正史中找释文，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这当然无可厚非，正史中的专史像《食货志》《舆服志》《五行志》《地理志》都是研究物质文化的重要文献。官修的史册主要是反映、记录统治阶级上层认为的大人物、大事件，这对汉画像石的宏观研究可能有用，但对其微观的研究即画面所反映的民间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甚至一些特别的事物用处不大，偶尔有只言片语与汉画像石中的某些事物相对应也只能回答是什么，无法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勉强地引用正史，有可能形成言之无物的空论。《南阳汉画像石概论》在谈到汉代的厚葬习俗时，从正史中列出西汉封在南阳的侯王有 22 个，东汉有 25 个，因此助长了厚葬风，厚葬又成为南阳汉画像石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否认统治阶级的好恶会影响一些社会风尚，但从正史中找出的这些侯王与南阳汉画像石的产生没有必然的关系。首先，这些人不用汉画像石做墓，也就不可能直接带动汉画像石墓的产生和发展。其次，那些侯王很少的地区，如鲁南、陕北、四川的汉画像石墓也不少，我们又如何解释它在这些地区产生、发展的原因呢？如果我们从其他方面能分析出汉画像石墓产生的原因，也许更有说服力。

经过几代人的研究，正史中可用于考证的资料都查找得差不多了，如果我们研

究常见的汉画像石墓和汉画像石，再到这些书中去找，无异于缘木求鱼。不仅如此，还有可能桎梏汉画像石研究的深入，以致偏离方向。以上论述，并不是否定正史对研究汉画像石的史料作用，而是提倡到一些当时的诗、赋、方志、笔记、小说中去找释文。另外，汉代的一些文献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不一定记录，而去汉不远的一些文献往往把这些事物记录下来，如《穆天子传》《博物志》《古今注》《拾遗记》《搜神记》等。再者，现存的一些民俗、民风中乃能看到汉代民风的影子，也是我们研究汉画像石的“活化石”。如果我们能朝这个方向努力，汉画像石的研究工作将会更上一层楼。

在汉画像石的研究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研究者用古文献中的某一段文字来对应诠释某一方汉画像石。如用张衡《西京赋》中对“总会仙倡”的一段描述来对应解释徐州洪楼出土的两块汉画像石，认为画面所刻为“总会仙倡图”。他们认为，“洪楼地区出土的两块石上所刻的百戏杂技图比较全面，上有戏车、象戏、鱼戏、龙戏、龟戏、虎戏、转石戏、伎人吐火等节目”，接着用《西京赋》中对总会仙倡的描写来与两石的画面内容一一对应解释。先不说对这两个画面内容诠释的对错，单就研究方法来说是略显简单了些。总会仙倡是当时京城中也不多见的一种大型的综合性演出，除非洪楼两石的石刻作者在京城看过演出，或看过张衡的《西京赋》，不然他不会刻得如此相像。笔者认为这种机会是很少的。即便石刻作者看过演出或看过张衡的《西京赋》，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全都刻在石上放到墓里干什么呢？作为永远的欣赏吗？不可能。研究某一方汉画像石应该综合考虑，不能就画面论画面。事实上，不存在有某一方汉画像石根据某一段古文献而刻，而某一段古文字也不可能完全诠释某一块汉画像石。何况洪楼两石的内容非常庞杂，也有汉画像石所刻与历史文献记载确属同一事物的，但作为民间遗存的汉画像石画面与历史文献往往有很大差距。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有两处关于王陵母的故事，此故事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故事是这样的：项羽为了欲使王陵为己效力，将王陵母软禁，但对她还是相当好的。王陵使来时，见王陵母“东向坐”。这在当时是尊者的座位。《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中，项羽坐的就是这个位置。此外，王陵母送王陵使者时是“私送”，即暗地里送行的。但在汉画像石中，王陵使变为汉使，王陵母见汉使时是被士兵揪住的，王陵母自杀也是当着楚将的面，而不是在私送时。这说明一些历史故事在民间流传中被老百姓做了许多加工，反映在汉画像石这种民俗载体上，就不能与历史文献一一对应了。

二、对汉画像石隐含意义的探究

根据汉画像石内容中的某些信息来判断墓主人身份的做法，已为广大汉画像石

研究者所摒弃,如根据车马出行图中车骑的情况来推测墓主人生前的官位等,而把画像内容看作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的观点还没得到应有的反思。这种观点认为,汉画像石的内容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再现,是为了死后能继续过生前那种奢侈的生活而刻在石头上的。

陈孟东在《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综述》一文中说:“东汉时期非常崇信‘谓死如生’的观念,认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幻想生前的奢侈生活死后还会搬到‘冥间’继续享受。”张道一也说:“汉画像石的内容,既是为了炫耀墓主人生时的生活,也是为死后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那些社会生活的画面,或是他们生时的直接写照,或是故意有所铺展,用来炫耀自己,当然也希望死后继续过这种生活。”而罗伟先则认为,汉画像石“体现一种强烈的欲望——人死以后并不是重复生前相关的生活过程,而是要发生质的转移——过不食人间烟火,渴饮玉泉饥食枣,甚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之类的仙人生活”。林巳奈夫对汉画像石中所知车马仪仗的画像进行了详尽对比,并综合文献加以研究后说:“这些图像并非如一般所认为是墓主官职地位的如实反映,而是反映了一般民众的愿望。就某一汉画像石的内容而言,到底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真实生活,还是对死后更高生活层次的企盼,这还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从宏观上讲,汉画像石的内容反映了汉代的生活,是汉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和真实写照。但就个体汉画像石墓而言,其画像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是对死后生活的企盼。过去我们一些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墓中的某些画面是墓主人生前的经历或生活的写照,有时是根据画像的内容,更多的是根据画像的榜题。许多考古资料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汉画像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在两汉时期厚葬的产物,它客观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象和历史文化,反映出汉代人对两汉时期以及汉以前历史的观点和态度,是对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有力印证。通过对汉画像石的研究可以把中国两汉时期辉煌的岁月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弘扬两汉文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汉前承周秦,后启唐宋,两汉400余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通过对汉画像石的研究可进一步丰富中国的美术史、体育史、歌舞史、农业、冶炼、军事、礼仪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和汉代人对汉以前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认识。汉画像石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我们应按照《文物法》自觉地保护它。

笔者认为,汉画像石研究的任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汉画像石兴衰的规律;阐述汉画像石中画面的含义,搞清每块画像石的性质和用途;弘扬汉画像石的艺术成就,研究它的起稿、雕刻、彩绘及配置;通过汉画像石的研究使其成为专门的汉画像石考古学学科。汉画像石研究涉及面很广,它同多学科进行交叉,要使汉画像石研究成为独立考古学体系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完善和认可。

第三节 汉画像石研究对象

21 世纪, 关心汉画像石研究的人们都希望它出现新的面貌, 结出新的果实。当此之际, 回顾一下过去的研究历程, 可能十分必要。

1954 年, 曾昭燏主持山东沂南北寨村汉画像石墓的发掘与研究, 拉开了新中国汉画像石研究的序幕, 揭开了汉画像石研究的崭新征程。此后, 大量考古调查发掘的新资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公之于世, 规模不等的综合著录式图册相继出版, 研究论文数以百计, 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区域汉画像石、武梁祠和武氏墓群石刻以及对汉画像石进行综合研究、汉画像石与东汉道教发展研究的著作。在这些研究论著中, 新意迭出, 把汉画像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实际的历史中, 并不像历史学家通常说的那样, 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起初的情形往往是, 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 凸显哪一部分过去, 强调什么样的遗产, 突出何种传统。所以, 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 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 而是被叙述的, 学术史尤其如此。因此, 本节通过描述汉画像石研究的变迁之迹揭示各种方法的短长, 从而显示出目前看来较为完善且有生命力的研究方向, 这是本章节的意义所在。

一、史料价值的发掘

史料价值主要是指出汉画像石图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什么问题。通过对图像及汉画像石建筑的考察, 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史料价值很高, 史学大师翦伯赞在《秦汉史》第二版序中专列一部分对石刻画像的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 “除了古人遗物以外, 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 在中国历史上, 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能更好地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搜集起来, 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不仅如此, 翦伯赞在本书中还大量引用图像和考古资料来证史, 这在秦汉史著作中是少有的。

汉画像石的史料价值在 20 世纪初期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沂南北寨村墓的发掘资料发表之后, 曾昭燏、孙作云等马上就意识到了它的史料价值的重要性, 著文论述墓中图像反映的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后来在这方面用功最著的是信立祥, 他对汉画像石, 尤其是祠堂画像的布局反映当时人的宇宙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指出:

从祠堂石刻画像的题材内容及其在祠堂内的布局看,当时人们把一座小小的祠堂即看成一个完整的宇宙空间,这个无所不包的宇宙空间又划分为三个世界,即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现实世界。祠堂顶部象征着天上世界,两侧壁的最高位置象征着仙人世界,壁面的其他部位则象征着人间世界,石刻画像按其内容分别被安排在象征这三个世界的位置上。通过对这些画像内容的考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人与上天、仙人、鬼魂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汉画像石的史料价值远不止在思想史上,对研究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当时的经济生活、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艺术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对图像的分类叙述有助于人们了解某种或某类图像在当时的流行情况,以及它们对研究汉代社会的意义。在这方面,学者们也倾注了不少笔墨,如刘敦愿对赋鞫图,韩顺发对倒立图,崔大勇和杨爱国对双人对打图,蒋英炬对山东汉画像石上农耕图像,杨爱国对庖厨图,日本学者对神仙图像等的分类叙述。

在学者们专文发掘汉画像石史料价值的同时,凡涉及中国古代史各个方面,尤其是研究汉代史各个方面的著作,如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服饰史、饮食史、体育史等,相关学科的学者无不使用汉画像石的图像资料。孙机在研究汉代的物质文化时更是大量使用了汉画像石图像,是用汉画像石图像研究物质文化史的典范。

二、图像内容与榜题的考释

利用历史文献对无榜题的画像石图像进行考释是解读图像内容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着不顾形象在画面中的位置以及整个画面的整体意义的问题。这些研究中只是拿着单个形象与有关的历史文献对照,觉得像文献中记载的什么东西就指认形象为什么东西,别人想驳难都很困难,只能置之不理。因此,对无榜题图像内容的考释要充分考虑到图像所在位置及其意义(如图1-4,图1-5)。



图 1-4 汉画像石拓片 黄帝升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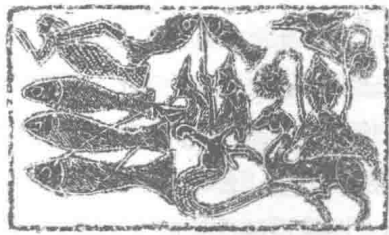


图 1-5 汉画像石拓片 河伯出行